

突然而至的信息往往会打乱正常的秩序,破坏宁静的环境与平静的心境。

那一刻,我正坐在遇林亭品黄金桂茶。以武夷山之水冲泡武夷岩之茶,自是难求,且又用的是仿制北宋古窑遇林亭的建盏,也就更加一重。茶座就在遇林亭的遗址旁,青山无边,流水有声,依山近溪而建,通透的亭阁,靠在木栏,听着水声与鸟语,还有眼前转动的水车,真有被山被水被茶将心洗净的感觉。一行十数男女,天籟面前,话语无多,静享远离尘世的山水风吟与甘茶,想象着遇林亭辉煌的烧制:北宋斗茶成风,而斗茶使用的黑釉兔毫盏,便是在遇林亭顺山而上蜿蜒百米有余的古窑中,由千度以上的高温经百日之久烧制而成。虽然手中所握为今人仿制的黑盏,依然如沐宋时茶风,如品宋时茶韵。

这已经是够完美的了,岂有他求?虽然就在前一个小时,我曾在九龙窠的大红袍前肃立,遥望山崖之上的六株古茶树,但我绝对没有想到可能品饮它。我用手中的相机拍摄了不同角度与距离的六株茶树,还有那隐于崖石青苔之中的“大红袍”三个暗红大字,仅此,心已足矣!眼前的六株大红袍,苍虬繁茂,四株在上两株偏下,一字排开在绝壁山崖之中。传说中的大红袍由猴子攀崖采摘,可能指的是它险峻的生长环境吧,现在看到它的位置,虽然陡峭,但通过某些工具是可以

遇母树大红袍

□王炳根

达到的。武夷山有许多悬于绝壁之上的奇迹,悬棺、天车架之类,都是千古之谜。大红袍因为它独特的山场,因为它极少的产量(少到每年只有1200克至1800克),因为“活甘清香”的物质,更因为它的故事与传说而声名远播,成了茶中极品、茶中之王。

哪里会想到,离开九龙窠后,竟然会与母树大红袍相遇?当我在遇林亭静心品黄金桂的那一刻,一位佳丽双手托盘,款款而至,红色的托盘上,有白色锡箔包裹之物,有人小声猜测“大红袍”?但不会猜到它就是六株母树上的大红袍,充其量不过是无性移植于山涧中的二代大红袍吧。但是,专门在此迎候的赵大炎先生发话了:“它就是新采摘的大红袍,为了表示对作家艺术家的敬重,今天

搞一回特殊,携出16克,请诸位品饮。”赵先生的语音不高,却如雷贯耳,现场立时炸开,先时的宁静完全被打破,一片骚动,隔了一层锡箔纸的大红袍,便在十几双手之间传来传去,不知它有多重的分量?

赵大炎者,退休后,专事茶道研究,成为中国茶道专家,著有《漫话武夷岩茶》。大红袍从它第一片绿叶吐出,便被严加看管。待到采茶日,沐浴、盥洗、扎架、攀缘,在一套程序之后,九时许,开始采摘新茶,采毕,封口袋。之后,茶叶出山场,进入茶厂制作,倒青(萎凋),做青(或称摇青、做手),炒青与揉捻,初焙、走水,扬簸、晾索,身价高贵的大红袍,不必进行拣剔,它的每一片黄片、每一根枝梗都十分宝贵。一水完成后即行团包,大概到了第二天的凌晨四时后,

一水的一年一度的大红袍宣告诞生,等待复焙、补火等。

赵大炎携出的是一水之后的大红袍。锡箔开启之后,大红袍现出真身,在一方小小的茶托之中,让在座的每一位观色闻香,条索清新、干香弥漫。赵先生自己上阵,动作麻利地完成一应程序,第一泡茶出水、入杯,传递至每一位客人的面前。赵先生说,真正的大红袍不洗茶,一泡可谓之“重洗仙颜”,大家可先闻茶,是不是如“春风拂面”?果然,闻之如沐春风,清香拂面,令人陶醉。第二泡开始于“关公巡城”,止于“韩信点兵”,我等待命,将黑盏举于唇,闻之啜之,其味甘醇,两唇如黏。赵先生说,武夷岩茶的特点四字:香、清、甘、活,而最重要的是那个活字,武夷岩茶变化无常,亦真亦幻,全是因了那个活字……



如此品至第九泡,赵先生道,九泡犹有茶香,举之闻之,粽香自远而来。

每一个人都激动如孩童,每一杯茶得手之后,总也舍不得饮啜,捏在手心细细把玩,体味回甘、闻其挂杯之香。听着赵先生讲述下一道茶的性情,盯着赵先生那那点茶之手,一当斟茶,十几只黑盏便齐刷刷地送到了茶托之前,等待着“关公巡城”、等待着“韩信点兵”。赵先生斟茶非常到位,没有一杯多浓,也没有一杯稍淡,从“巡城”到“点兵”,点滴不偏,神态虔诚。我等只有静观,而当茶盏抵手,却又立时炸开,每一位都是评茶专家,每一位都要表达自己的感受,哪怕是对赵先生话语的复述,此刻也成妙语!

这是哪种品茶之境界?古人品茶,有言:“独啜曰神,二

客曰胜,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五六个人就嫌多,七八个人只能是解渴,我等十数之人,在古人的眼前,哪能视为品茶?而今人如我者则不这么认定,十余之人也可品茶,无论多么七嘴八舌,只要品茶之人,心境平和,无骄矜之态、无浮躁之心,便可品茗,便可品出茶香、茶韵与茶趣。那时,予等十数之人,心如山涧之清泉,情有几时之童心,岂能权当解渴不视品茗?那时,我曾想起遇林亭宋时用于斗茶的兔毫盏,大概此刻,手中握着黑盏的十数人不甘示弱,更承宋时斗茶遗风。

就这样与大红袍在遇林亭相遇,走时,我将底叶悉数带走,评茶专家提示:评茶的比分,香3味4色1.5.底叶也是1.5,总计10分,我要独评这个1.5分。

当我回到酒店,摊开大红袍的底叶,仅找到几片完整的叶片,而当我将大红袍与黄金桂各自的底叶放在一起,却是分不出高下啊!怎么金边镶嵌的底叶,也都遗留着淡淡的清香?然而,我仍不甘愿。

我将依旧湿润的大红袍装入塑料袋中,带回福州。

三日后,当我在窗前的阳光下打开扎紧的底叶,奇迹出现了,捂在密不透风的塑料袋中湿润的大红袍,无霉无斑,清新如前,清香如昨!

只道寻常是槿花

□王雪玉

十四岁那年的大暑节气,坐在一方井沿上歇脚,抬头间,满树莹白跃入眼帘。

一株高大木槿枝舒展,开出了似巴掌大小的白绢花,朵朵铅华洗尽般清新素雅,映衬着后面古朴的五间厢。五间厢大门重重上了几道锁,土垠四围野草芜杂,更显木槿葳蕤,生机勃发。

倏然间,我被这株白木槿深深吸引住了,久久徘徊于树下不忍离去,屏息凝神中轻嗅、拂拭花叶,这一树自上而下耀眼的白绢花,若山涧淙淙荡荡涤心田,那颗因劳作而粗砺的心因此平和下来,长期积聚胸口的疲乏与苦闷顷刻逃遁,与她一起律动、呼吸……

至此,爱上木槿花。2005年腊月,举家从旧厝搬至新居。次年农历三月十五日为民间“花嬷”生诞,传说当日栽花易成活,花色绝佳。这天,母亲到邻居家裁剪一截粗壮の木槿枝干,将其扦插在院垠尾沙壤。不消时日,枝条抽

出嫩绿叶片,主干茁壮向上攀缘。夏至节气,那鼓鼓囊囊的粉红花苞这边两三朵,那边四五枚,争先恐后地缀满枝条,晨开暮落,装点着“篱外涓涓涧水流,槿花半点夕阳收”的诗意家园。

十多年来,每年夏至,木槿如同赴一个恒久的约定,欣欣然踩着大自然的物候节点,在我家院垠尾从容盛开。

这一树已高达四米许的重瓣木槿花,粉红花瓣层叠交错,花围正中央映衬着淡淡鹅黄色花蕊,俏皮可爱。轻轻摩挲花瓣,极似儿时收藏的糖果粉彩纸,纤薄微皱。叶片小巧黝绿,呈三角状或菱状卵形;叶边缘有锯齿及不规则的缺口,形态不一,颇具参差之美;叶脉葱绿通透,树枝分叉多,中碗般大小的花朵儿几乎缀满了整个树冠,繁茂妍丽,让人心生美好。

木槿花别名白槿花、桐树花、里梅花、朝开暮落花等,我最喜唤她“朝开暮落花”。

槿花朝开暮落的特性明显。每个清晨,她面向朝阳欣然开放,傍晚便会悄无声息凋落。当面对一地粉红或莹白,我心为之怅然的同时,仰望枝繁叶茂间,那密密匝匝的花骨朵热热闹闹簇拥在枝条,倒也生出了隐隐希望——明朝定会有新的花朵绽开。

“槿花不见夕,一日一回新。东风吹桃李,须到明年春。”唐代诗人崔道融《槿花》一诗道出木槿花静美含蓄,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从仲夏可以开到来年初春,枝头花蕾常落常新,像极一位素朴安人的女子在晨风中颔首低眉,温婉可人。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一日之内,木槿从盛放枝头至萎蔫着地,恪守朝开暮落这一植物特性,体验着荣枯生死的时序交替。她怀揣一份隽永的执着,长夜中攒足气力,在每一个清晨绽放枝头,淡淡香味消弭在东风里,却只道是寻常。

云来云去皆自在,花开花落心依旧。一树莹白,一树粉红;纷扰俗世中,甘做一朵槿花,淡然自许,好在那份寻常,恬淡自适在属于自己的“槿”色年华且歌且吟。

洗菜、探身浣纱,影影成画。晌午,调皮的小男孩成群结队,左拉右拽地跃入溪潭,惊飞远处觅食的白鹭,嬉水声,喧闹声,声声入耳。黄昏,西门街临溪而建的吊脚楼炊烟袅袅,室内锅碗瓢盆的碰撞声,仿佛诉说着陈年往事、尘世趣事,事事成

溪流潺潺

□肖林盛

章。夜幕降临,溪流上下“嘟、嘟、嘟、嘟……”的春米声此起彼伏,穿透夜色,传递着一股自强不息的乐观气息。

山色溪声涵静照;喜园乐树契民心。东洋溪是一条无比浪漫的溪流,不急不躁,用一种无声的悠然生成一



主题·遇见

站在榕树下,我深受震撼。浓稠的树冠像巨大的云彩,深情地庇护着这方土地;遒劲的枝干像一道道闪电,向四面八方放射。树身巍峨雄伟,直冲云霄,这气势仿佛天塌下来也能撑住。

这是武夷县鲜水村的千年榕树,高二十几米,树冠覆盖一千多平方米。她声名远扬,今天我带着朝圣的心理,特意来瞻仰她的风采。

树下坐着几位村民,我走过去攀谈。一位老人说,大家有事没事,都喜欢坐在树下。榕树高大参天,给鲜水村制造了一片绿荫,更制造了一片福荫。她是村庄的象征,是村民的依靠。我坐在树下,静静地感受令人惬意的清凉,感受鲜水村民独有的福气。

客家人居住在大山怀抱之中,到处都有郁郁葱葱的树荫庇护,对树木有着深厚的感情。

根部周围砌了一个很大的水泥台,高出地面半米。老人颤巍巍地登上台,深情抚摸盘虬卧龙般的枝干,说:“我小时候

座锦绣的山谷。溪流两岸楼房星罗棋布,树木郁郁葱葱。世世代代勤劳朴实生活在东洋溪水畔的百姓,迎来了装扮一新的东洋溪。溪流上的凤凰桥、彩虹桥、罗汉桥、万福桥等多姿多彩,整条溪流水清岸绿,游人如梭。柳枝成帘,桂花飞雪;鱼翔浅底、白鹭翻飞。沿岸迷人的灯光,迎来送往强身健体的男女老少。小公园里兜售小物件的小贩、游道旁夜市上吆喝的菜农与广场舞的大妈,仿佛组成了一幅活灵活现的清明上河图。

三千碧森翻金浪,惊人鱼同乐;万丈青岩溅玉珠,唤来龙凤呈祥。

悠悠的东洋溪水,是一股神奇的力量源泉。在东洋里这块51.1平方公里的沃土上,孕育了许多令人翘首的风流人物。东洋溪流流域里,承载着银王张彭八公在县城内淘金挖银,资助大明王朝东击倭寇北抗鞑靶的篇章;闪现着叶剑创建闽东革命根据地的脚印以及凌福顺等为中国诞生而英勇就义的英烈。不管是闻名中外的东洋锅还是获得巴拿马博览会银奖的官司云雾茶,不管是勇

千年榕树碧连天

□王继峰

常和小伙伴爬上树摘糖果吃,从这根树枝跳到那根,从树洞里爬进爬出……”顿了一顿,他感慨万千:“转眼几十年,我的小伙伴基本都不在了。”老人已是耄耋之年,故友凋零,村里能见证他成长的,也许只有这棵榕树了。榕树不知看着多少人长大,哺育多少人才,造福多少百姓,饱受多少风霜。人类之于她,不过是宇宙间的匆匆过客。古往今来,朝代更迭,许多事物都灰飞烟灭,唯她傲立千年。

闯上海滩的传奇故事,还是鲤鱼溪娓娓诉说着人鱼同乐的佳话……无不彰显着东洋溪流域所焕发出的生机魅力。夜深人静,解读东洋溪深厚内涵之时,难免让人不由增添几分沉甸甸的思索和发自内心的敬仰。

两行鸿雁云中出;十里溪流石底来。

东洋溪是一条凸显活力的溪流,九曲溪流清澈奔流不息,穿山越岭的溪水,迎晨曦晓露,送日暮晚风。映月潭溪水涵养无限,任凭暴风骤雨的侵扰、似火骄阳的蒸发,不惧岁月的蹂躏,滋养着峰峦里的万千生灵。龙爪滩,鼓音漂流转中或溅起,或飞落,或安然,或激荡,即使一生跌宕起伏,云散雾消,只为骨子里迸发的激情与浪漫,只为心里那份向往与追逐、寻觅、探索着实现归海初心,一路载歌载舞,一路所向披靡。

溪水流动宛如铃,悦耳润心身清静。站在阳光下,流水泛着涟漪,波光粼粼的眼眸,储满对大山的厚爱。东洋溪不长,溪面跨度不大,但真真切切是我心目中的母亲河。

想到进山我就雀跃难耐

不需要任何理由
只要想到进山两个字
我就开始激动,雀跃

根在大山的人
总感觉城市里的豪宅
充其量只是客店
一个
能唤起亲切感的一切
都在山里,那些老屋
那些一步三摇的土番鸭

那些下了蛋就个个大大个
炫耀自己能耐的鸡婆
那些不弹琴毋宁死的山洞

还有那些森林那些林下草
那些新鲜的呈绿色的空气
当然也少不了瓦片发黑的村寨

温馨感爆棚亲切感满满
让我感动的更有枝头金叶
见我回山就相约降阶迎我

受宠的我见山山亲见水水福
即便是学城里样新建的公园
也没有别别扭扭的感慨

群山不焦虑

所有的排序,都听从
大自然安排
即便参差不齐,你高我低
也不争不吵,随遇而安
如同文学作品里的词组
都恪守在自己的岗位

群山(二首)

□马乔

一旦僭越就成病句

每座山的职守,似乎都先天命定,由不得自己但瞧瞧它们那股安逸劲总叫人好生羡慕山不兼世俗焦虑症更拒绝盲目攀比只默默守着自己的初心奉献葱茏与生机

活得巴适潇洒自在或站或卧或游走成龙皆听凭法则,荣辱不惊只讲究恪守尽心尽力闲来无事了便以志趣相投为原则组建一个微信群一早一晚互相报个平安

再就是,偶尔也说说山外的传闻有趣就好,开心就行时间充裕时不忘给朋友园种植种植拇指林

出。可惜周围都是房子和水泥地板,不然早就蔚然成林。千百年的风霜雨雪堆积在树上,在枝干的凹陷处孕育成一片片沃壤,长出许多藤蔓、苔藓、杂草。榕树宽厚、仁慈,不但兼爱无私地庇护树下的黎民,还毫不吝惜地哺育树上的寄生物。植物以她为依靠,便选择了最温情的母亲,得以欣欣向荣。它们仰仗着榕树的托庇,努力向天空攀缘,仿佛大山里的百姓对外面世界的眺望。

闲聊许久,老人很自豪地说:“这是全国最古老的榕树!”我笑了笑:“这倒未必。”他瞪圆眼睛,声音很大,语气坚定:“就是全国最古老!”看着他激动的样子,我不再争辩。榕树在村民心中的地位无与伦比,这是村民们的骄傲和自信,更是对她发自内心的敬爱。

离开鲜水村时,我回头再次仰望榕树,只见她静静地矗立着,如渊之潭,如岳之峙,遮天蔽日。我不由得赞叹:这哪里是一棵树?分明是鲜水村民的一片天,一片碧绿的天!

